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法] 米歇尔·比特博尔 让·伽永 / 主编

法国认识论： 1830-1970

*L'ÉPISTÉMOLOGIE
FRANÇAISE, 1830-1970*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法国认识论

(1830—1970)

〔法〕米歇尔·比特博尔 让·伽永 主编

郑天喆 莫伟民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认识论:1830—1970/(法)比特博尔,(法)伽永
主编;郑天喆,莫伟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ISBN 978-7-100-07636-4

I. ①法… II. ①比…②伽…③郑…④莫… III.
①认识论—思想史—研究—法国—1830~1970
IV. ①B017-0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648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法国认识论
(1830—1970)**

〔法〕米歇尔·比特博尔 让·伽永 主编
郑天喆 莫伟民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636-4

2011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定价: 38.00 元

Michel Bitbol et Jean Gayon

L'épistémologie française, 1830~1970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6

本书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译出

本书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支持和资助

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出版说明

法国思想文化对世界影响极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孟德斯鸠法思想、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建构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福科、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学说为后现代思想、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其变古之道，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我馆引进西学，开启民智，向来重视移译法国思想文化著作。1906年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开风气之先，1918年编印《尚志学会丛书》多有辑录。其后新作迭出，百年所译，蔚为大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裨益良多。我馆过去所译法国著作以古典为重，多以单行本印行。为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法国思想文化，现编纂这套《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系统移译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但凡有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著作，无论是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性的，都予列选；学科领域，不限一门，诸如哲学、政治学、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兼收并蓄。希望学术界鼎力襄助，以使本套丛书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12月

前 言

米歇尔·比特博尔,让·伽永

épistémologie 一词在法语中并不指一种界限分明的专门哲学学科。它是从英语中引进的术语,法国哲学努力赋予它一种与英语不同的含义。人们将 epistemology 一词的发明归功于詹姆斯·弗雷德里克·费里埃(1808~1864)。这位哲学家熟知贝克莱的思想,他在其《形而上学引论》(1854)^①中,对比了认识理论(Theory of knowing)与存在理论(Ontology)和无知理论(Agniology)^②。费里埃不认为物质可以独立存在,因此他将“épistémologie”的基本哲学意义理解为认知活动(knowing)的理论。

随后,在英语世界的哲学传统中,epistemology 一词获得了康德关于知识基础和界限的理论意义上的认识理论的含义,它是理论哲学的基石,当然先于科学哲学,而科学哲学这个术语也首先是

① 詹姆斯·弗雷德里克·费里埃:《形而上学引论:认识和存在的理论》,爱丁堡出版社,1854(重编于詹姆斯·弗雷德里克·费里埃的《哲学著作》,布里斯托尔,托马斯出版社,三卷,2001年)。

② 原文的 Agniology 疑为 Agnoiology 的笔误,指的是“关于我们必然无知之物的学说”,是由费里埃所构想出来的学说。费里埃所涉及的无知理论来自汉密尔顿的思想,后者认为绝对实在是不可知的。费里埃认为,汉密尔顿所宣判的人类心灵的无知并非真正意义的无知或缺陷,而是对于那些不可认知或自相矛盾的东西的拒斥,这种拒斥恰恰是理智的基本特征。——译注

由一个英国哲学家把其当作约定的表述加以推广传播的。^① 一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哲学家们不断否认这种区分。埃米尔·梅耶松在他的代表作《同一与实在》(1908)中,以一种温和的语调证实了这种态度:“本书在方法上属于科学哲学的领域,或说是属于 *épistémologie* 的领域,*épistémologie* 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相当高,有一种变得流行的趋势。”^② 安德烈·拉朗德在他著名的《哲学术语评注辞典》(1926)中引用了梅耶松的这句话,但以一种轻蔑的方式对待该词在英语中的用法,因为其英语含义扭曲了希腊语的含义:“英语的 *epistemology* 一词经常被用来指称所谓的认识理论(*théorie de la connaissance* 或 *gnoséologie*),这是与其词源完全不同的使用。”^③ ……法语中该词的正确用法应该只是指科学哲学……和科学哲学史。”拉朗德的用法与英语用法背道而驰,*épistémologie* 只是科学哲学,而科学哲学应该相应地“区分于知识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épistémologie* 一词在法国哲学家的使用中一直处于论战的状况。

在法国我们不可能像谈论植物学史或逻辑学史那样谈论 *épistémologie*。法国的 *épistémologie* 所指称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国际上界限相对分明,并在某种民族和文化背景中具有某种特性的学科。*épistémologie* 一词在法国的本土化过程中从未真正摆脱过

① 威廉·惠威尔:《归纳科学的哲学》,伦敦,J. A. Parker 出版社,二卷,1840 年。

② 埃米尔·梅耶松:《同一与实在》,巴黎,Félix Alcan 出版社,1908 年。

③ *epistemology* 或 *épistémologie* 的希腊词源是 *ἐπιστήμη* - *epistēmē*,意为“科学”;*gnoséologie* 的希腊词源是 *γνῶσις*-*gnōsis*,意为“认识”。拉朗德认为英语 *epistemology* 的含义混淆了来自两种不同词源的意义,从而遗忘了最初应有的“科学”含义。——译注

论战。我们完全有权使用“法国的 épistémologie”一词,因为它有确切的历史含义,这样做我们不会陷入沙文主义。“法国的 épistémologie”指称的是一种故意混杂的思想传统。这一名称如果不是显示了逻辑学、知识基础和界限理论(但绝不是关于知识的通常理论)、科学的一般哲学、特定科学领域的哲学、某种意义上的科学史这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统一,至少也肯定了它们之间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往往被其他思想传统拆散了。“法国式的”épistémologie 就像联结上述研究领域学科的桥梁,借助语言的表达肯定了不想将它们分离的意愿,而不是减轻这种意愿。因此“普遍的 épistémologie”跨越了知识哲学和科学的一般哲学两大学科,而“局部的 épistémologie”往往倾向于将历史和特定科学哲学结合起来。

本书不是要给出一个关于法国 épistémologie 的百科全书式的详尽概述,而是旨在描述一个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合理的形象。这里所汇集的研究回应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本书的第一部分题为“思想传统与研究机构”,是对于 1900 年到 1950 年这个时期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时期,épistémologie 一词得到引进和转义。在不同思想流派和研究机构之中,在与外国的哲学学术圈的交流和碰撞之中,法国 épistémologie 形成了它众所熟知的面貌。本书尤其关注法国学者和哲学家面对 1890 年至 1960 年间相继出现的一些实证主义版本的表现方式,有时他们积极参加这场运动(迪昂、彭加勒、鲁吉耶),但往往也忽略它(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所召开的几次国际哲学大会所表明的那样)。美国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 20 世纪下半叶(奎因、库恩)反过来从 20 世纪初法国的 épistémologie(迪昂、梅耶松)中获取了重要的灵

IV 前 言

感,本书也收集了对这种情况所作的研究。此外,还有几章关注的是个人(阿贝尔·雷伊、亨利·贝尔、亚历山大·柯瓦雷、埃莱娜·梅茨格)和机构(科学史研究所、综合中心^①),因为这些人和机构为 épistémologie 与科学史之间的持续对话创造了条件。

本书的第二部分题为“人物”,收集了关于某些重要人物的论文,这些人物的著作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范围内造就了法语意义上的知识论和科学理论的格局。我们从时间和主题的视角进行讨论,不仅涉及 épistémologie 明确的应有之义,还有意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明确的意义之外。不仅要理解“法国 épistémologie”曾经愿意自己是什么,还要理解为其提供基础的各种不同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第二部分与其说是讨论“法国 épistémologie”,不如说是讨论“épistémologie 在法国”。为此,我们所划定的这个时段,比第一部分较为综合的研究所涉及的时段要更宽泛。我们希望把握远在人们使用 épistémologie 一词之前法国关于科学的哲学研究的特性(包括孔德、贝尔纳、拉韦松、库尔诺的研究)。1830 年这个时间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这是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第一分册出版的时间。1970 年这个时间也不是随意的,时隔一年,乔治·康吉莱姆退休了,他是索邦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专业的教授,同时是法国的科学哲学自孔德以来学术成果的集大成者和具有代表性的象征。1970 年以后,épistémologie 和科学哲学就走上另一条道路:更为多元,无疑也对其它文化更为开放的道

^① “综合中心”,又称作“国际综合中心”“‘为了科学’基金会”,由亨利·贝尔创建于 1925 年,旨在发展和协调纯粹科学的研究,同时纠正过于狭隘的专业化活动的弊病。——译注

路。我们也尽量考虑那些表现法国 épistémologie 或科学哲学的繁殖力的多种科学领域:逻辑与数学基础(埃尔布朗、尼科、卡瓦耶斯),物理科学(彭加勒、梅耶松、柯耶夫、德图什),生物学和医学(康吉莱姆),法律(艾森曼)。加斯东·巴什拉是决定性的历史人物,这里也不能忽略他。有理由说,这里出现的巴什拉是作为哲学家的他,而不仅是作为科学哲学家的他。

本书所收集的研究乃是遵从了加德·弗勒当塔尔于1993年在科学技术史及其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组成员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而提交给该研究所的。我们相信他的建议是富有号召力的,并为此在1996年至1999年间举办了研讨会。整个工作酝酿成熟,研究方向逐渐汇聚。我们最后还加了几篇文章,以便为整个这一时期提供更为忠实的图景。感谢法国哲学学会授权我们出版让-克劳德·帕里安特的巴什拉研究,这是他于巴什拉诞生百年之时发表于其会刊的。也感谢吉尔-加斯东·格朗热授权翻译和出版他于1996年在波士顿大学所作讲座的未发表报告。

如果没有该研究所(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一大/高等师范学校)的支持,本书不可能问世。感谢所有信任和激励我们的同事,也感谢菲利普·德·鲁扬和雅克·迪比克,他们先后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多次为我们提供后勤支持。在本书的最后阶段,巴黎一大以资助其哲学博士教育的方式也提供了支持。最后,该研究所的博士生保拉·居农-布肖尔克和曼纽埃尔·居农出色地完成了编辑工作,我们希望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郑天喆译)

目 录

前言	米歇尔·比特博尔,让·伽永	i
----	---------------	---

第一部分 思想传统与研究机构

一、实证主义

20 世纪初的法国“新实证主义”(米约、勒鲁瓦、迪昂、 彭加勒)	安纳斯塔斯奥·布雷内	5
1935 年和 1937 年巴黎会议对维也纳学派的接受,或 “纽拉特风格”	安托尼亚·苏莱	21
迪昂、梅耶松与美国后实证主义认识论	桑德拉·洛吉耶	67
法国认识论与维也纳学派:路易·鲁吉耶	雅克·朗贝尔	103

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梅茨格(1888~1944)	加德·弗勒当塔尔	123
科学革命的观念:柯瓦雷模型	热拉尔·若朗	169
阿贝尔·雷伊和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的开端(1932~1940)	让·弗朗索瓦·布朗斯坦	189

第二部分 人物

一、普通科学哲学

孔德哲学中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	劳朗·克洛扎德	215
----------------------	---------	-----

2 目录

奥古斯丁·库尔诺的批判论和实在论	
..... 让-克劳德·帕里安特	233
克劳德·贝尔纳方法论反思的结构、境况和起源	
..... 让·伽永	251
加斯东·巴什拉的理性主义和本体论	
..... 让-克劳德·帕里安特	275
二、逻辑与数学认识论	
让·尼科:归纳与几何	雅克·迪比克 309
雅克·埃尔布朗	雅克·迪比克、保罗·埃格雷 329
让·卡瓦耶斯著作中的数学与合理性	
..... 吉尔-加斯东·格朗热	355
三、物理学与化学认识论	
亨利·彭加勒的科学哲学	格哈德·海因茨曼 369
埃米尔·梅耶松	大卫·莱维 395
亚历山大·科耶夫与认识论	莱娜·索莱尔 413
让-路易·德图什	米歇尔·比特博尔 435
四、生命与医学科学认识论	
拉韦松与医学哲学 ...	安妮·比特博尔-埃斯佩里耶斯 451
康吉莱姆生物哲学中的个体性概念	让·伽永 473
五、人文科学认识论	
艾森曼与凯尔森:认识论演变关系的诸要素	
..... 艾马努埃尔·皮卡韦	515
人名译名对照表	543

第一部分

思想传统与研究机构

一、实证主义

20 世纪初的法国“新实证主义” (米约、勒鲁瓦、迪昂、彭加勒)

安纳斯塔斯奥·布雷内^①

新实证主义(néopositivisme)在扬名奥地利之前就已经是法国的一种思潮。1901年,勒鲁瓦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实证主义”的论文,提出为实证主义进行重新定向,同时声称发现了一种知识运动的开端。这一事件提出了几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法国新实证主义代表一种真正的思想潮流?在何种意义上这一潮流参与了维也纳学派?

实证主义在奥地利的起源是众所周知的。人们开始详细探究实证主义与诸如美国实用主义之类的相似思潮之间的关系,整理和检查了各种书信和档案文件。法国似乎缺乏这类的探究。支持彭加勒和勒鲁瓦论战的是怎样的理智预设和形而上学,新实证主义的不同思想家之间的关系怎样,关于这些人们所知几何?诚然,这种漠不关心可以解释为法国哲学长期以来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不满情绪。然而确切地说,这种不满也需要解释,更何况今天这一主题已经不再是题外话了。

我提出研究新实证主义的另一理由,这一理由使我得以表明

^① 作者任职于蒙彼利埃三大(保尔-瓦莱里),哲学教育与研究中心。